

談

輅

張鳳翼
撰

中
華
書
局

談
輅

此 據 百 陵 學 山 本
影 印 初 編 各 叢 書
僅 有 此 本

談轍

長洲張凌虛鳳翼伯起

任昉序王儉集有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可見攻字從
攻擊之攻集註作專治不知何所本我皇祖說論
語暗合亦以擊訓攻止訓已如云攻去異端則害自
止駁夷狄有君甚正大與章句儒不同

論語托孤寄命章言托六尺孤而臨大節不可奪如
後世霍光之類寄百里命而臨大節不可奪卽孟子
所謂効死勿去如後世張巡之類雖三句實二事也
閻續上疏理愍懷太子冤引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
孤臨大節不可奪以二句相屬足爲明徵何朱註以

托孤寄命爲才以臨大節爲節且寄命云者出晉書
所謂方托百里之命於卿非攝國政之謂也論語
論語瑚璉朱註夏曰瑚商曰璉不知禮記明堂位夏
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可考豈可倒置

論語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大意言當時好
佞苟爲不佞則雖美好亦且不免宋儒以好諛悅色
並言則以而字作與字矣此皆訓詁之瑕也

論語五十以學易卽孟子五十而慕之五十言年至
五十則氣血漸衰此時不懈於學易則可以無大過
也此孔子年四十時之言註作卒以學易若卒字之

誤當是六十矣何以爲五十耶

孔子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各國人心去殷而歸周也後儒泥荆梁雍豫徐楊屬周則是以諸侯而侵奪天子之地矣可謂服事乎且紂之暴非赧獻之比若使侵其地至三分有二姜里之囚豈得釋

孟子爲長者折枝朱註折草木枝可疑折枝按摩折手足解罷枝也廣絕交論有折枝舐痔可以推類况枝肢古通用折腰肢揖拜也爲長者三字方明

鄴侯人品與留侯武侯匹不可輕訾托跡黃老是從赤松子遊意何本傳云人以此薄之司馬通鑑朱子

綱目亦因之不改烏在其信史也

按王叔文輩輕舉好進背公鉅黨固不可爲賢矣然其志亦欲扶唐之衰不可盡謂小人何當時有八關十六子之號史氏因其敗黜遂皆指爲小人觀柳子厚以柳易播之事果小人能爲之否耶范曄有言功成則譽顯業謝則譽生旨哉言也

大抵道學輩只是自以爲是居之不疑本無事功也而以功名之士爲麓迹本無才藻也而以文章之士爲浮華竊佛氏之作用而復詆其非盜道家之糠粃而復闢其短亂聖賢之道而壞人心術也莫此爲甚

學者不可不辨

按宋史紹興十二年皇太后韋氏至自金靖康帝故未歸也豈當時不請抑不遣耶至二十一年始遣巫伋迎完顏亮云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遂唯唯退則知夷狄之君亦已得其要領使臣不復言亦若有受密旨者第今當事諸賢若李趙輩明言靖康旣已失國必無復辟之理但當迎還以太上處之便足破宋高隱疑卽有奸檜說或不得入何慮不及此惜夫劉季緒才不能逮作者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此習日甚一日加以夤緣請托遂令西施却坐媼毋入帷

巴大行魯連退舍欲望孫康於異代豈易哉徐陵
一代文宗未嘗詆訶作者宜其令終也

昔蔡邕至會稽讀趙曄詩細歎息過論衡論衡今傳
詩細不可見豈書之存亡有幸不幸耶

任子雖因父得官然顧作爲何如若汲黯李德裕皆
任子如此氣節功烈科目中亦未易得

郭解客殺人公孫弘以解雖不知甚於解殺嘉靖間
以殺沈鍊罪楊順路楷是矣然順楷解客也爲解者
嚴氏父子惜當時不以世蕃償鍊之施

尚左尚右當有定體不知今時何故分南北禮禮乃

一定之制豈有當大一統之時而可爲南北之分乎
是在一道德同風俗者所宜究心也

嘗聞一狂人稱賣地理者其言曰你也看我也看自
有天然地一段重重包裹在中間不須錢買人不見
人多疑而笑之不知乃真人傲世之言卽陰地不如
心地好之謂也

阮瞻素執無鬼論每自謂此理可辯正幽明忽有一
客通名詣瞻言及鬼神事客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
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
須臾消滅瞻默然失色歲餘卒此事可証

漢末洛陽婦人生子兩頭當時以爲漢祚將盡天下有兩主之徵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趙太寧間西明門內樹變爲人形鬚髮具備爲斂手之狀惟無目鼻近日竹節多生小人頭自崑山至太倉皆有之不知此時何緣有此也

晉史諸葛長民將及於難壁間見巨手長八尺臂大數圍令人斫之忽不見近有松陵陳文學向予言簡村一婦至圃採蔬地中忽出一手長三尺許手背綠色手心純紅牽婦衣婦驚大呼衆以鋤擊之得解手已不見未幾簡村罹大水民多漂苑